

跨世纪世界形势的新特征 ——“冷和平”

“冷和平”(Coldpeace)，简称“冷和”，它是相对“冷战”而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91年苏联解体以前，世界为两极格局，即“雅尔塔格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激烈对抗，人们称之为“冷战”时期。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结束，东西方之间长达40余年的冷战也随之结束，局势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和平。缓和并非紧张状态消失，对话并非对抗不存在；相反，武装冲突增多，大国争斗不止，世界并不安宁。于是人们把此种世界形势的新特征称之为“冷和”，意指冷战后的和平局面是一种缺少热度、缺少稳定、看似平静而实际上充满争斗的和平。

“冷和”与“冷战”的本质区别

“冷战”是以“战争”为基调的，“冷和”是以“和平”为基调的。“冷战”时期，经历了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垒，三个世界并存下的两霸争夺，美、苏、中三角制衡的阶段，主题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与对抗。在两极对抗的“恐怖和平”下，对立阵营的双方都把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对一切国际事务的处理和安排，都按冷战的框架去思考，偏重于从意识形态、泾渭分明的国际阵线之角度做战略判断，并以此决定着

各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决定着各方资源配置、国家机器的运作、社会的凝聚力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其实，“冷战”不冷，不仅“寂静战场”炽热化，“明火执仗”也不间断，没有交火的日子加起来不过几十个星期。

为什么说“冷和”时期的基调是和平呢？因为“冷和”时期，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对话代替对抗是主流，振兴和发展经济是主体，大国军事力量运用的重点已由赢得战争转向遏制战争。

第一，严峻的世界形势，要求世界各国全方位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 50 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致词》中说：21 世纪世界面临着“全球化、分裂化”及其引起的各种复杂问题。“全球化”将出现席卷世界的大规模资金流动、使地球受到永久性破坏的环境污染、不断增加的跨国犯罪活动，使现有体制受到无法承受的信息革命等一系列问题。“分裂化”将造成狂热、孤立主义、分离主义和越来越多的内战。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和国际社会谋求合作解决的共同问题。另外，南北贫富悬殊加大，将是世界动乱的一个重要根源。发展中国家有 1/5 的人口处于饥饿之中，1/4 的人口缺乏基本生活物资（首先是缺饮用水）。据世界银行估计，全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现有人口 11 亿，本世纪末将增至 15 亿；同时，到 2050 年世界人口为 85~90 亿时，而新生者 95% 都集中在南半球贫困地区，直接威胁着世界的经济增长、政治稳定、温室效应和生态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全球人类的通力合作。

第二，国际较量的制高点由单一的军事力转移到综合国力，和平竞争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较量已成为趋势，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主战场。新的产业革命和全球经济集团化、区域化、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将每一个国家都强制性地纳入竞争行列。在当今世界有 3 万多个跨国公司，控制着全世界生产总值的 1/3、世界贸易的 2/3、国际直接投资的 90%，形势严峻。在经济竞争与合作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任何国家超经济的

军事扩张都会得不偿失；动武也没有“赢家”。

第三，联合国的作用不断加强，人类希望有一个“世界政府”来协调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国际风云变幻多事，联合国已对解决地区冲突和人类普遍关心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对世界性的利益交汇区、资源密集区、战略枢纽区、宗教重叠区、领土争议区和民族对立区等矛盾冲突地区的调解、斡旋与维和行动，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正如江泽民主席在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纪念会上所发表的题为《让我们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讲话中指出的那样：“联合国依靠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努力，为缓和地区冲突，消除殖民主义，推动裁减军备，促进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和积极的贡献。……今天，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其他国家和集团所不能代替的。”1995 年 10 月 24 日由 180 多个国家代表参加、150 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汇集在一起通过的《联合国 50 周年纪念宣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重申将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着力提高联合国防止冲突、预防性外交、维护和平的能力；为更全面、更有效地实现一个自由、公平、开放与规则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一个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而努力。

第四，军事战略的目标已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战争，而主要是为了避免战争。当今，世界各主要军事大国已进入了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调整的活跃期。大国军事力量的运用，一般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慎重避战。尽可能避免使自己的国家卷入一场现代化战争，军事力量的运用主要目标是配合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斗争，力求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谋略境界。二是耀武制战。结合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实验和重大军事演习，以充分显示军事实力的存在和主权国家的意志，达到威慑敌人，稳定有利己方战略环境的目的。三是以战止战。保持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和戒备状态，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能应付突发事件，尽可能争得一个有利的战略态势，保持“不战而胜”和“战而胜

之”的双重主动权。

“冷和平”以世界新格局形成斗争为主题

“冷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属于“冰点级的和平”。“冷”之何在？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和平下的小战争，此起彼伏；二是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斗争，复杂纷纭。

冷战结束后，旧的格局已经瓦解，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旧格局瓦解的主要表现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德国统一；日本崛起；中国发展；美国地位相对突出；地区霸权的形成等等。旧格局坍塌造成世界力量严重失衡，一些地区出现力量真空，原先两极格局掩盖住的和沉积下来的许多矛盾日益表面化，不稳定因素在发展，对抗具有“变化莫测”的特点。当代世界的四大基本矛盾，即东西、西西、南北、南南矛盾的内容、形式、相互关系与作用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战略格局剧变，力量对比失衡，不确定因素增多，政治地图几乎年年重绘，武装冲突有增无减。

“冷和”的较量是盘根错节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尤为激烈和普遍，也是世界各国关注和倾注的。

“冷和”时期的世界格局确立的角逐，将是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在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矛盾斗争的主阵地。所谓世界格局，就是世界各种力量组合和构成的方式。未来多极格局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不是过去那种边缘分明的势力范围的争夺，而是在多元性的利益交错中，在合作与制约的共存中，寻求各自的地位和实现各自的利益。学术界一致认为多极格局形成的基本趋势是：联盟利益的对抗正在让位于国家利益的撞击；意识形态的对垒正在向经济因素、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冲突转化。

过渡时期世界格局的基本形态将是什么样的呢？在总体上可用“一超多强”来概括。“一超”指的是美国。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显示出它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出兵打仗的超级大国。海湾

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在公众中扫除了侵越战争失败的“后遗症”，增强了它主宰世界的意识和决心；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提出了要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即以美国为世界领导核心。但美国要实现其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继续充当世界警察，已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它的经济力量难以支持。海湾战争第一次暴露了它是一场盟国出钱、美国出人的战争，被基辛格形容为“叫化子战争”，“超级大国与乞丐的混合物”。海湾战争总开支为 610 亿美元，美国只承担了 12%——73 亿美元，余者由沙特出 168 亿美元、科威特出 160 亿美元、日本出 100 亿美元。美国政府今后还将继续按照这种“分摊负担的新模式”行事。美国要依靠和求助别国的支持来加强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别国就敢于大胆说“不”字，这就决定着它不能独霸世界，难使世界成为一极格局。对“多强”，有“三、五、七”等说法。“三强”是指美、日、欧盟三足鼎立；“五强”是指美、中、俄、英、法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七强”是指法、美、英、德、日、意、加拿大七个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而强国也并非样样都强，从综合国力看，当推美国一家；从军事上看，仍是美、俄两极；从经济上看，将是美、欧、日三极；在政治上将出现美、俄、欧、日、中五个力量中心。同时，强国也有“世界级强国”和“地区级强国”之分，多极格局将是一个多层格局共存（影响战略全局的主导层次、经济领域内的力量层次、世界政治中的力量层次）、“世界多极”与“地区多极”相互交织和多个大国与国家集团竞争共处的复杂结构。如 1996 年 7 月 17 日世界上 7 个葡萄牙语国家正式宣布成立葡萄牙语共同体，其地跨南美、欧洲和非洲，人口逾 2 亿，使当今的多极世界增加了一个跨地区的国家集团。

世界格局的形成斗争，其实质是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它是各国共同关心和致力的问题，是国际斗争的主题。世界新秩序，主要指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如何建立呢？美国提出新秩序应建立在全球伙伴关系基础上；其他一些国家则认为，新秩序应建立

在集体安全、民主、减少军火、自决原则的基础上。美国有关人士认为，新秩序至少应遵循以下六条主要原则：

1. 军事力量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以捍卫现有国土为目的；
2. 政权的任何变化必须通过政治协商的正常渠道实现；
3. 军事力量的运用必须得到整个国际社会认可，并且只是为了捍卫上述原则；
4. 核武器必须削减到仅能维持威慑水平，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应全部销毁；
5. 必须公正而广泛地开放市场；
6. 各国的政体应由各国协商确定，但必须普遍遵守各国的人权标准。

世界各国对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和设想很多。其共同点是：世界要和平、稳定、安全、繁荣；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则分歧：

一是如何对待不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张以西方价值观作为“新秩序”的唯一基础，未来世界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大多数国家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应继续共存，各国的主权、独立、安全应不受别国价值观念的干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应结束。

二是如何看待大国和小国的作用。“实力地位”论者认为，“实力地位”是决定性因素，100多个中小国家是无足轻重的，谋求建立大国、富国主宰世界的国际新秩序；“所有国家一律平等”论者认为，新秩序应公正、平等、合作、互利，小国、穷国都要与大国、富国一起共同解决国际事务中的问题，特别要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大国不应干涉小国内政、富国不应向穷国发号施令。

不管“冷和”时期多极世界如何组成，或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世界仍将处在无极状态，或是“极”的游离不定；也不管将来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演变成何种样式，中、俄、美、日、德五个大国

的趋向，对世界格局和新秩序的形成必将起着重大作用。

“冷和平”时期国际军事斗争准备的新特点

“冷和平”时期多极化发展趋势给国际军事斗争准备带来了多元化、多样化和“先胜性”的特点。

军事斗争准备多元化，就是不从某一确定的敌人出发来设计自己的发展蓝图。多元化的世界以动荡不定为基本表现，使敌、友难以固定或难以绝然分开。对抗与对话共存，斗争与合作共存，分化与结盟共存，竞争与互通共存等等，使阵营阵线不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是模糊的、混沌的。世界各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共同特点是转变非白即黑的思维定势，着力提高部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与快速应变能力，像围棋界那样通过提高自己的“段级”和“段位”，以适应不同的对手、适应多元化的国际战略环境。

军事斗争准备多样化，就是军事斗争准备要多方位、多层次、多手段地应付战争愈益的不确定性。“冷和平”时期，战争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界线很难划分。比如大国干涉别国内政，按以往的战争观是非正义的；但它却常常举着联合国的旗号行事，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没有否认，安理会作出了同意出兵的决议，你不能说他非正义。战争的诱因也更为多样化，不仅起因于领土、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民族、宗教纠纷更是屡见不绝。国家已不是战争的唯一发起者。“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模糊。军事战略不一定在军事领域实现。战略实现的周期缩短了，战略实现的手段更为多样化。有人说，现在90%的军事问题不是直接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军事必须和社会政治、经济、外交等结合，多手实现。夺取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击败对方的军队，而主要是摧毁对方的综合国力。

军事斗争准备“先胜性”，就是军事斗争准备要坚持“先胜而

后求战”的思想。当今的“先胜”不是停留在以往的战前准备上，而主要表现在和平时期军事力量的设计与建造上。鉴于“冷和”时期的主要战争模式是高技术局部战争，首战即决战，首战定输赢，持久消耗战难以为继，夺取未来战场的“先胜”，更多的不是“决于战”，而是“决于建”。加速军事革命进程，加强军队质量建设，是“冷和”时期国际军事斗争准备的共同选择。

战争认识论的新理念

——战争悖论

“战争悖论”，即有关战争的一系列与普遍看法相反、违反常规、与传统观念相矛盾的观念、论点、信条和说法。美国空军学院格兰特·哈蒙德教授说，如果悖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对21世纪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的理解就要发生重大变化，对界定、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革。

战争悖论的“悖论”之所在

主要有以下几点与常规认识相“悖”：

常规认为：战争主要是暴力冲突；

常规认为：战争重在物力较量；

常规认为：战争在空间进行；

常规认为：战争是破坏行为；

常规认为：战争以实际攻击开始和结束；

常规认为：战争重在打击敌人的手段；

“悖论”认为：战争主要是和平竞争；

“悖论”认为：战争重在智力较量；

“悖论”认为：战争在时间进行；

“悖论”认为：战争是创造过程；

“悖论”认为：战争为道义目标开始和结束；

“悖论”认为：战争重在打击敌方的观念；

常规认为：战争是有形的力量；

常规认为：战争是硬件驱动；

常规认为：战争由赢得战斗决定胜负；

常规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取得胜利；

常规认为：通过更好地作战取胜；

“悖论”认为：战争是无形的力量；

“悖论”认为：战争是软件驱动；

“悖论”认为：战争由平时战备程度决定胜负；

“悖论”认为：战争的目的是避免失败；

“悖论”认为：更好的方式是不战而胜。

“悖论”与常规认识是相容的，并不是非此即彼。

战争悖论的“悖理”之所在

有以下9个方面：

一、战争形象包括常规的，但非常规的将涌现

未来的战争很可能用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手段、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把战争仅仅看做武力较量，是非常不全面的、简单化的，是根本错误的观点。战争是一种混乱无章、不可预测、花费巨大、低效乃至无效的现象，无论战争实施得如何出色，发动战争都是对生命和资源的挥霍。虽然战争在历史上曾是变革的主要工具，但现在越来越被看成一项负担不起的活动；战争曾是缔造和毁灭国家工具，但将来的战争可能不涉及对领土、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安排。战争将由大规模杀戮演变成更加精心设计的冲突形式，这种冲突可能发生在表面看来与和平并无二致的时期；战争几乎是隐形的（至少未来工业化国家之间是如此），很可能是敌对观念之间的信息战，对抗的是数据流组成的“军团”进行集结与排列的信息系统，但这种战争同样是你死我活的和实实在在的。

二、战争实施是战争，战争准备的竞争也是战争

武器的设计和采购，战略和战术的制定以及军事训练，都在实际较量之前进行。因此，战争胜负往往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便已决定。伟大的统帅、技术上的突破和运气有可能改变战争的结果，但这种情况屈指可数，正确的战略不能以此为基础。“国家为准备战争而进行的激烈和紧张的竞争，才是真正的、永久的、不停顿的战争；交战只不过是和平间隔时期获得优势的一种公开证实。”备战同时慑止战争，通过拥有占上风的武力但不使用武力来恫吓敌人，消除兵戎相见，这是备战的真正成功之处，因为无论多么昂贵的军备竞赛总比发动战争更省钱更有效。被称为战争的事物并非真正的战争，无敌对行动的间隔时期也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是冷战。冷战强于热战。

三、战争的物力投资不可少，但智力投资同等重要

孙子在大约 2500 年前提出战争要以欺骗为基础，要以谋取胜、以智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未来战争中除了这种远见卓识别无选择。这意味着情报、欺骗、外交和其他手段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为此我们务必在战争的智力领域大量投资，把了解对手的文化、宗教、观念，以及熟悉其语言和个性，看成与训练、组织和装备部队同等重要，那么就有可能不诉诸武力而影响其行动和反应。对战争的胜利来说，人文学知识可能与从卫星图像中收集情报一样重要。

四、战争离不开空间，但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战争不仅在空间，而且也是在时间中胜利或失败、开始或结束，时间往往还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比如，美军飞机在中途岛而不是在正要返回航母之际就发现了日本舰艇，那么战斗的结束就会大不相同。

五、战争是破坏，但归根到底是一种创造行为

战争是为了创造的目的，为了造成与从前根本不同的状态而发动的；又为了胜利而创造一系列新的条件。战争作为人类智能

的产物，不仅仅是对物质破坏，而且还是对智力破坏与创造的产物。军备竞赛和战争威慑，都是建立在对智力破坏与创造基础上的，且这种破坏与创造必须先于物质的破坏与创造。破坏与创造都是战争的过程，但战争归根到底是一种创造行为。新思想往往可以改换天地，战争的胜与败以及不战而胜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创造能力与远见。

六、制敌能力很重要，但调控敌人的观念更为关键

人们把战争手段、能力与兵力对比看得很重。但是，先有观念才会有能力，决定战争与否，或决定某项行动采取与否，首先取决于思想观念。尽管调控敌人的观念与获得制敌能力都很重要，况且两者是相互支持的，然而调控敌人的观念却处于战略层次的支配地位。军事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使敌人产生幻想和错觉、自己欺骗自己，使敌人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做出错误的判断、决策和行动，此点的达成乃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成就。

七、衡量战争胜利的有形标准仍然适用，但无形标准价值更高

衡量战争胜利的传统的有形标准，包括夺取敌领土、消灭敌人、摧毁基础设施和设备。无形的衡量标准，诸如强烈的动机、献身精神、忠诚勇敢、狂热热情和铁的纪律等，是使力量成倍增长的因素，无形力量的强弱与军事实力的数量多寡一样，对战争胜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理想和价值观与人力和武器同等重要，价值观念是发动和团结人民为自己的信念做出超常牺牲的主要动力。事业感、亲和感、英雄主义和信仰常常被看做是弥补劣势的无形力量，胜利不是来自对武器的信任，而是来自对原则、意识形态、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崇尚。

八、硬件是兵力对比的依据，但军事能力更取决于软件

军队的规模和武器的杀伤力是进行兵力对比的基本依据，但在高技术战争中，没有收集、分类、传递、使用信息的信息、概念和联系方法等软件，军队就无法作战。在笔记本计算机和数据

网络遍布全球，几乎可瞬时操作的时代，只有具备使敌等级结构失效的能力才称得上战斗力。知识本身是最高级的软件，它可以传播，有置人死地的威力。作战的真正目标将是网络而不是武器，是头脑而不是军械，是思想而不是物质。

九、战场胜利是政治胜利，避免失败也是政治胜利

在很多情况下，要想通过战争获得政治上的好处，并不一定要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战场胜利。同一场战争可能敌对双方都是赢者或都是输者。如果战争持续时间足够长或伤亡足够高，军事劣势的一方就不一定非要在军事上取胜，只要避免失败或只需要生存下去，就是政治上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都是如此。未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对争取政治胜利的途径，越来越淡漠战场胜利而注重不战而胜。“迄今为止，军队的主要任务是赢得战争。从今以后，其主要任务必须变为避免战争。”除非是为了进行纯粹的惩罚，否则恫吓优于作战；集结兵力进行恫吓，或通过科技能力、兵力水平、承担义务的许诺、外交手段以及欺骗造成的优势印象（不一定是优势水平）来慑止战争，都要优于实际兵力较量。同时，只有充分显示进行战争的决心，才能避免战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是因为充足的兵力、良好的训练和坚强的国民意志，是实施恫吓的前提。

战争悖论有助于全面认识战争过程、战争形象、军事力量的使用方式。倘若不去认识战争将是情报、通信、外交和心理活动互相交织的复杂过程；战争重心已转为一系列不间断冷战而不是热战；军事力量运用应千差万别，其最佳方案是威慑而不是实战等等非常规战争形象的方方面面，那么很可能从若干方面走向失败。

世界军事革命的新浪潮

——新军事革命

在人类跨入 21 世纪大门之际，一场新的军事革命正在兴起。这场跨世纪的全球性的军事领域大变革，是世界各国军队跨向 21 世纪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没有打上“新军事革命”烙印的军队，将不具备打未来高技术战争的资格。

“新军事革命”一词，是苏联人在 80 年代初首先提出来的。他们当时认为：“先进的非核技术的出现正在引起一次新的军事革命”；新军事革命是“因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而使武器、军队、军队训练、进行战争和实施战斗行动方法等发生根本变革的一种概念”。新军事革命，已成为塑造信息时代的新式装备、新型军队、新型战争等新的战争机器和新的战争机制，以及各国谋求未来战争主动权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命题。90 年代初，“沙漠风暴”行动已表明新的军事革命最主要的特征是：期望以最小的人力代价，获得最大的军事胜利，导致战争正向着以信息处理和隐形远程精确打击为主要基础的不同形态全面转变。

在新军事革命序幕已经拉开的今天，谁忽视新军事革命推进的快节奏，无计划不积极主动地实施军事革命，谁就不能掌握打开未来新型战争大门的钥匙，只能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充当穷于应付和毫无还手之力的被动挨打者。

新军事革命是大革命，而不是“次革命”

目前，世界各国对新军事革命的称谓不尽相同。俄国军事学术界使用“军事上的革命”称谓多；而英国则多采用“战争革命”和“军事革命”的称谓；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除采用上述称谓外，还常常使用“军事领域的革命”和“军事技术革命”的提法。尽管称谓不一，但内涵并无大的区别。即军事革命是军事思想、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教育训练、作战方法和国防制度等发生一系列根本变化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军事运动过程的高度概括。其本质上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突破性发展引起战争水平突破性发展的过程。但“军事革命”一词也存在被用得太过宽泛的现象。诸如，有人把战法、编制、技术的某次变革，或把火药、飞机、潜艇、原子弹等某项新武器的发明，都说成是军事革命。诚然，这些变革使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只能称作“次革命”。原因是它们没有改变原有的战争框架，只是在原有框架内增添了一些新成份或把一些旧成份结合起来。当今席卷全球的新军事革命，源于世界信息革命蓬勃兴起，大量高新科技成果涌入军事领域，各国为争夺未来战争主动权而大刀阔斧地进行军队建设和战争指导、作战方式等大幅度变革。军事革命的实质，不在于与对手相比军队战斗力变化的高速度，而在于与原来的军事能力相比变化的巨大幅度。

军事革命的形成，应该满足三条标准：

第一，整体性变革。军事革命是项系统工程，有赖于武器装备、作战方法、军队体制、部队编制、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和军队管理等整体变革。特别是军事技术的发展、作战理论的革新、组织体制的适应，这三个先决条件只有共同具备适合这三个因素产生综合作用时，军事革命才能完全实现。犹如坦克被第一次用于实战后，经过数十年的理论研究发展才出现了闪击战，而闪击战

的成功又离不开编制体制、教育训练、后勤保障等巨大变革。

第二，广泛性变革。军事技术、作战理论、军队组织等变革，应同时发生在许多国家的军队里，而不能只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军队里。战争水平是在两个国家以上武装对抗中得以体现的，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再强也不能引起战争的变革；军事革命是全球性的，多国军事革命才能在世界军事发展史上产生断代性意义。

第三，根本性变革。军事革命立足于高水平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上。一方面，只有基于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等综合国力这个根基，引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才能确保新型武器装备发展的先进度。军事革命发展较快的，往往首先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另一方面，只有借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方法，与本国社会改革同步，才能确保军队组织结构和军队管理方式变革的先进性。军事革命是个社会“磨合”过程，技术成就和经济实力只为军事革命提供了可能，可能变为现实还有赖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军事革命进展顺利的，往往离不开政治的领导与支持和国家坚定意志与制定相应政策。换句话说，军队的管理系统（战斗力生成系统）和作战系统（战斗力输出系统）只有运用最先进的思想、最新的科技成果、最科学的管理方式，并取得社会的支持，自身革命才能完全彻底。

军事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半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次军事革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军事革命究竟是第几次，世界各国军事理论家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比较流行的有“三次说”、“四次说”、“六次说”、“十次说”等。但按军事革命必须具备“整体性、广泛性和根本性”变革的标准，人类历史上真正深刻的军事革命只发生过 2.5 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军事革命乃是第三次军事大革命。

第一次军事革命，是火药和火器用于军事后的革命，可称之